

1966
革命

年代

著的

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磊落全一冊

實價國幣六角

函購不加郵費

著作人 耿 小 的

出版者 大華書局

印刷者 大華書局
北京打磨廠一八六號

發行者 大華書局
北京打磨廠一八六號



總發行所北京打磨廠大華書局

分發行所國內各大書局均代售

磊落目錄

一	父與子·····	一
二	精神出殯·····	二〇
三	媳婦的用處·····	二六
四	老何的經濟·····	四〇
五	愛與慾·····	六一
六	破產·····	八八
七	一夕哲學問題·····	一〇〇

磊落

小的

一 父與子

登在門頭溝的饅頭山，遠望永定河，好像一條蜿蜒不絕的帶子，鋪在地上。模型似的火車，突着濃煙，蛇一般的蠕動。看不出永定河的波濤汹涌，看不出火車的風馳電掣。在高處望，一切都是渺小的啊！

那衆山環繞着的門頭溝，有擠在一堆兒的房屋，有高下崎嶇的道路，有疏疏落落的樹林，因着山的形勢而起着的旋風，到處捲起白色的塵埃，黑色的煤屑。

山坳更燃燒着已經枯黃了的秋草，起着烟和火苗兒，往四下裏滾。燃燒過了的山坡，一塊一塊的黑痕，組織成天然的圖案。

寬的大道上，龐然雅步的走着駱駝，五七個一隊，十幾個一排，響着單調的鈴聲，顯得大地越發岑寂。而煤夫的晚歌，村中的雞喚，都成了一種天籟。

暮色撲了上來，晚鴉噪着枝梢。掘煤的工人，在黑暗的煤窖裏，不知時暮，還在掘着煤炭。

一個直徑不到五尺的洞，下去到不知多深的地底，有個像豆一樣大的光亮，從極深處搖搖而上，漸漸聽到一種喘息的聲音，好像臨死的人的掙扎呼吸，那喘息有時停在中途，跟肯又漸漸距離洞口近了，一個黑的東西在往上拽，往上爬。一會兒一個鬼臉呈現出來，他正在仰望着洞口，看看還距離着多遠。

人形漸漸露得清楚了，頭上捆着一個燈，照得臉上的汗，流得滿臉成了河流。身上背着一個筐，筐裏滿滿的是些磊落如盤的煤塊。在他那進行傾斜的角度，煤塊是整個兒壓在他的頭上的。

爬出了洞口，喘了喘氣，兩腿顫着站在磅稱上，由另外一個人給稱，把分量記了下來，然後再把本人的重量扣除，剩下便是煤的分量了。

過了稱，走到欄櫃前面，那個記分量的人便站在櫃裏，身旁有一個大簸羅，裏面盛些饅頭。他要了一個饅頭，對面有一個水缸，他拿起瓢來喝了幾大口，然後，背着煤炭走出窖門。

「嚇，天都這麼時候了！」他一邊卸下自己的煤筐，一邊擦着汗說。

「怎麼樣老何？」一個坐在堆旁含着煙袋這樣問他。

「今天多幾趟，媽的，」老何說話永遠底下加上「媽的」兩個字，往往叫人聽了不知他的話是怎麼一種情緒，所以也就無從加以附合評判。

老何是不是姓何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是那兒的人？父母是誰？人家都說不清，他也說不清。他是從小，就流落在這兒的，據推測他，好像是從黃河附近來的，因為他說他的家住在一個大河的旁邊，那個河寬得多，寬得他都比不上來，顏色是黃的。這大概是黃河了，可是在黃河裏那一段他也說不清，因為他說從着河堤走了好幾天也沒有看見頭兒。於是大家便叫他老河，他也就隨着姓了何。好在他說有姓沒姓沒關係，怎麼樣反正都得吃飯才能活着，有姓又算得了老幾？

老何有二十多歲，年青力壯，可是不知怎麼生性就那麼懶，今天够吃的，今天便歇了，給多少錢也請不動。可是把錢賭輸了之後，他一個人能幹人家兩個人的活兒，門頭溝這些煤窖，差不多他全走遍了。

老何願意幹新窖，不願意幹老窖。因為新窖淺，背煤省勁，老窖年久日深，差不多有挖到十數里地的。一樣的掙錢，而老窖多跑那麼些路，所以他是不幹的。

老何似乎有些傻氣，可是又並不傻，說他不傻，但又往往幹些傻事。他沒有什麼不

平的心，於己有利的事幹得很勇，對己沒利的事，也有時幹得很帶勁。

他知道怎麼叫享福，但享不着福也能够受罪。他每天總是快樂的。

他打了一盆水，脫了衣服。把盆放在一塊石頭上，站在院裏洗着，那盆裡的清水，馬上被洗得變成黑水，可是他臉上也並沒有洗白，仍是那般黑，而且還透亮兒。

「喂，老何，今天吃狗肉嗎？」那個吸煙的對他說。

「天兒涼了，我還沒棉襖。敢則你得煙兒抽了。昨天你又到門頭去了，是不是老劉？那個小娘兒們不壞，媽的。」

老劉是個賭徒，每天非要不可。這些窯工們每天掙了錢，沒有地方花去，窯裏又不必穿什麼好衣服，所以歇了工便湊在一起耍，耍贏了的，歇一天工，仍舊是要，要輸了的，多幹一些活，也仍舊是要。有是白白幹了一天，把所掙的錢完全要輸出去，躺在炕上照樣睡覺。

「我說，你這麼大個子，也不着個急。想想法兒說個媳婦。」老劉這話不只說了一次了。他把媳婦看得很重，所以也爲別人沒媳婦，實在是一件極嚴重問題。

「我老何還要媳婦？拿什麼養活呀？有媳婦有持累，我這樣倒爽快，媽的。」老何

這話，回答也不只一次了，媳婦對於他似乎沒有饅頭重要，可是偶爾在月明星稀之長夜，鳥語花香之清晨，他彷彿也有那麼一種說不出來的勁頭兒，那勁頭兒使他對於女人有好感，怎麼有好感，說不出來。

他以爲媳婦和饅頭一個樣，都得拿錢買，可是饅頭比媳婦便宜多了。並且不吃饅頭就要餓，沒有媳婦，也不感覺那一部分難過像不吃饅頭就肚子叫喚似的。所以媳婦問題，一向便不大理會，不過他知道媳婦比饅頭神秘。吃了饅頭不餓他曉得，娶了媳婦有什麼樂，他不大清楚的。

他一天累到晚，到了晚上，又賠了半夜的錢，第二天一早還要上工，所以他也沒有工夫來理會這個問題。

老劉就不然了，他似乎把媳婦看得比饅頭重要，饅頭在飽了以後，就不再想牠了；媳婦不成，自有已了，還要想別人的，他沒個足，所以他時常勸人家娶媳婦，自己也時常給別人說個媒拉個繮什麼的。

「喂，告訴你們一個消息。」他們看詩，一個身量很矮的人走了進來。那個人叫小崔，——本來他叫老崔，可是因爲身量矮小，所以人家不叫他小崔。中國人的稱謂，總

是跟生理有關係的。長天花的更要叫他麻子，眼睛有毛病必的耍叫他一隻虎……。

「什麼消息呀？媽的。」老何一邊擦着脊梁一邊問。

「老何聽了一定喜歡，因為他正沒有准姓呢。」小崔走進來，坐在一堆大煤塊上，看着老劉的煙袋鍋兒。老劉把煙袋在鞋底上磕了一磕，然後又用嘴吹了一吹：「來一口？」

「對，來一口。」小崔有了精神，一邊裝上煙點着吸着，一邊說：「郭半癱子想收個兒子，我說這真是新鮮事。我看老何認他作爹倒不錯。」

「你認他作爺爺，媽的！」老何雖然對於倫理上的長幼尊卑不大在乎，可是他認為假如不還言，便且輸了一口氣，爲怕輸一口氣，不能承認當人家兒子。

「郭半癱子是誰？」老劉要刨根問底兒。

「郭半癱子你都不知道？」小崔說：「客齊出名兒的老郭麼。一輩子不要錢，也不吃好喝好，辛辛苦苦半輩子，有錢就存起來，存到一塊兒買地，這二十多年的工夫，他竟置了十幾畝地。可是真天爺不給勁，上個月他到窯裏挖煤，不留神山上面掉下幾塊大煤塊來，把他砸在底下。幸而沒要命，只把兩條腿碰斷了，到現在不能行動，所以都叫

他半癱子麼。人哪，簡直不能跟命爭。我說，你的烟那兒買的，不壞，挺香的，再來一口。」

「真是命！」老劉一邊給小崔烟荷包一邊說：「那麼他想收個兒子作什麼呀？」

「老郭活了這半輩子，掙下這十幾畝地，真不容易，我說本來他也想要個老婆，生兒養女，自己再作看活兒，下半輩子兒子也可以接繼上了，自己一享福。不想老天爺賊心和他過不去，把他的兩條腿砸壞了，成了癱子。我說，現在想要老婆，誰也不跟他了，那時候恐怕費錢，現在倒想費錢呢，可是誰把姑娘給他呀？他一時沒有辦法，自己不能動彈，養活一個長工還得給錢，並且，我說，他死了以後，連埋都沒人給埋，所以異想天開，收一個兒子，要二十多歲的年輕力壯，一邊作活兒，一邊還能伺候着他。一個錢也不花，死後還有人給殮盆打幡，念經燒紙，這是多麼合算呢？我說，是不是？」

我說兩個字是小崔的口頭語，在說完我說之後，却並不說，努力吃烟吸完了烟才往下說呢。

「可是誰給他當兒子呢？」誰都想這樣問，可是這話是由老劉嘴裏先說出來的。

「那可別說，十幾畝地也值不少錢，郭癱子一死，我說，不是馬上就算自己的嗎？」

「小崔說完，便看了老何一眼。老何似乎有一點興奮。」

「老何可以幹一下，反正自己也沒有准爸爸，從新認一個也可，十幾畝地，也不少啊，坐在家裏吃，也吃他十幾年呢。」老劉又想到給老何說媳婦，他拿十幾畝地來誘惑他，他只要肯當兒子，媳婦便不成問題。

老何沒有言語，看着那堆得如山的煤塊發怔。

「我說，再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，十幾畝地，白弄到手，真是造化，十幾畝地一到手，媳婦孩子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可恨我的爸爸還沒死，不然我非幹不可。這又有什麼？誰沒當過兒子呀？我爸爸要叫我過繼，我都幹。」

「就是一樣，老郭那人的脾氣蠻扭。」老何有點活動，

「老郭的人性，其實說起來，也不算多乖僻，他就是一個吝嗇就是了。可是他現在已經這樣了，吝嗇又給誰留神着呢？是不是？況且，我說，況且十幾畝地，已不少啊！你花你的，他也沒轍，碰巧他一疼兒子，我說，還真許由着你的性兒呢。哈哈！」小崔引得別人也全笑了。

「還有一層呢。」老劉幫着小崔說：「竟當兒子不成，到時候跟他要媳婦，說是給

他傳留後代，他更得喜歡了，有了媳婦，一切茶飯等等，統統由你媳婦伺候着，你撒開了玩，郭灘子跟你不發生直接關係，他人性再壞於你也無干哪。」他始終沒忘了媳婦問題。

老何沒有言語，可是心裏已經願意了。老何是寧肯輸在心裏，不能輸在嘴上，可是十幾畝地，究竟不少，其實輸在嘴上也是值得的呀！小崔不是說了嗎？他爸爸若是死了的話，他也幹。現在人家笑話我，完全是因為沒有錢，假如有了十幾畝地，誰還敢笑話自己？

老何正在思索，一個密工上來了，背着煤，腿都走不動的樣子，嘴裏喘息着，胸前的肋骨，一根一根的露着，滿頭的汗流到脖子裏。

「幹！」老何下了決心，「可是老郭呢？」

小崔和老劉都喜歡了，好像老何一當了老郭的兒子，對於自己都有利益似的。他們笑了說：

「老何，您等着，我們找老郭去說，老郭一定喜歡你！我說，你聽喜信吧！」小崔走了。

「喂，你倒是把烟袋給我留下呀！」老劉着急了。

「你瞧，我忘了給你烟袋，」小崔把烟袋給了老劉，「老何，你聽喜信，我說，明兒得好好請請我！」

小崔給老何留下一個笑容，匆匆走了。老何坐在一個石磨上，看看天空，天空叫眼前面的山頭佔了一半去。陽光從山後仰射過來，顯得山麓黑了，遠處村莊的婦女，喊着牛和豬回圈。

「還是先說個媳婦。」老劉不忘本的說。「說個媳婦方便得多。有十幾畝地，說個很好的姑娘，你可以整夜的賭錢去，准放心，這是你的運氣來了，將來十幾個駱駝，你的娘們再養活幾個雞呀，羊呀的，這就是財主！」

老何笑了。

二 精神出殯

在老郭家裏。

老郭坐在土炕上，炕上鋪着凌亂的被褥，後腰支着幾個大枕頭。手裏拿着一根長桿煙袋，越是手脚不利落，越是用那點着賀事的煙袋，老郭的脾氣，是永不示弱於人，這

個長煙袋，是老郭的惟一安慰者。他不賭錢，不嫖女人，要沒這根煙袋，他是掙不下十幾畝地的。

老何——這時已經是小郭了。雖然他比老郭小不到十歲，可是名分是與老郭是父子，他不能不叫小郭了，——在柴爐上燒水，因為老郭家裏來了兩位客人。

「我說，你這兒子還不壞，倒聽話吧？」小崔說。

「馬馬虎虎就是有一點懶，過些日子打算還叫他窩裏去。」老郭並不想給兒子什麼利益，而倒想享受一些兒子的利益，認兒子還要叫他掙錢，真是再上算沒有了。

「可是他一上窩，家裏沒人也不大好，我看還是給他說個媳婦，那麼裏裏外外都有人管理，他也可以安心作活掙錢，你說是不是？還是給他說個媳婦好。」這是老劉的話。老劉到處遊說，叫人家取媳婦。

「劉老弟有機會給說着。」老郭有些同意。

「娶了媳婦，也可以接繼郭氏的香烟哪！哈哈！」小崔自以為這句話是可樂的。

老郭一琢磨兒子在外一掙錢，兒媳婦在家一孝順公公，也倒不錯。他對於老何，本沒什麼壞的印象，看他那點傻氣，作自己的兒子，倒是合適的。所以小崔那時一跟他說

，他就完全應允。在家裏擺的香堂，磕頭認子，對天焚表，很鄭重其事的，臨時還寫了一個祖宗牌位。老郭的祖宗跟老何的祖宗是一樣的渺茫不可追考。活的都可以馬虎，死的當然更什麼都將就了。

不過有一樣困難，就是客人的稱謂問題。平常跟老何是朋友，跟老郭也是朋友，現在老郭同老何成了父子，那麼只有跟老郭論朋友合算得多了。可是老何不幹。叫爹是爲了十幾畝地。叫叔叔伯伯爲什麼呢？

老何善於粧馬虎，對於客人，只是一笑視之，概不上口，在客人前，對於老郭，也是含糊其詞的，可是老郭却偏認真得很，非要把爹叫得清楚不可，他說：

「我活着他還不叫，死了不是更不哭了嗎？養活兒子就是爲上墳燒紙，看他這樣，我死了以後，他要把我裝在棺材裏埋了才怪呢。」

「這也不能，我說，有我們來人兒呢，他得敢，他不那樣辦，十幾畝地充公。是不是我說？」

「小崔這話倒是有理，有我們公證人，他絕不敢，他要那樣還有王法嗎？不過我看先給他說了媳婦，媳婦孝順，你也可以放心啦。」老劉有機會就是這檔子事。

老何雙隻手端了四碗茶，一碗是老郭的，一碗是老劉的，一碗是小崔的，剩下那碗，自己端着喝起來。

「什麼茶葉？媽的。」他這話不知是有心是沒心。

「我說小郭，剛才你爹說啦，說他死後，你未必上墳燒紙。我們可都替你擔保下了，到時候你要是不作臉，我們將來到陰間可沒法兒見你爹去呀，剛才我們說好了，你爹的主意，你要是不辦，我說，地可是完全充公。你聽明白了！」小崔是說給老郭聽的。

「那是什麼話？我老何，不，小郭，我小郭若不上墳燒紙，我不是我爸爸養的。我敢起誓，媽的。」

「傻小子起誓都不會起。」老郭說，「我現在倒有一個主意，這個主意是全都省事，我也放心，死也瞑目。」

「什麼主意？」老劉一邊掏出煙荷包一邊問：「是不是先給他說媳婦？」

「不：我這個主意好極了，是我發明的。——傻小子，你先給你劉伯點煙——這個主意呢，你們一聽，也不一定願意。」

「敢問有何妙計？我說。」小崔換一句文。